

用“马桶刷”刷的不是牙,是网友的底线

◆ 吴 翔

女式内裤……更可怕的是,在他的头部效应带动下,很多带货直播间也竞相模仿。似这般低俗带货,用“马桶刷”刷的不是牙,是网友的底线。

说起疯狂小杨哥的走红,堪称半部抖音带货主播的发展史。5年间,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大专青年到如今挥手就花1亿元买楼的公司老板,小杨哥的人生用网友的话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的网红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短视频创作时期,直播带货时期,而贯穿其间的主线,就是低俗。

2018年,小杨哥入驻抖音,注册了“疯狂小杨哥”账号。那一年,抖音将宣传语改为“记录美好生活”,小杨哥也开始拍摄自己的生活。那时的他专注于拍摄搞笑题材的短视频,甚至将哥哥、女朋友、父母都带入了短视频的创作中,内容上模仿朋友周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但徒有其表,却无其神。毕竟相比起周周星驰作品的回味无穷,“疯狂小杨哥”的短视频在刷过的那一瞬间,便让人一笑而过。尽管内容粗俗,小杨哥还是很快就在抖音上收获了百万粉丝。

往后两年间,乘着抖音的东风,小杨哥在短视频时代完成了粉丝的原始积累,带着他的千万粉丝,开启了直播带货生涯。不过,起初他的直播间多款单品销量只有1000多单,超高的粉丝数并未能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转化率。于是,小杨哥开始转变直播带货的风格,逐渐将短视频的低俗风格带进直播间。

起初,小杨哥还只是在直播间用嘴咬拖鞋、用水桶测试垃圾袋等博眼球的方式检测产品质量。如今,他的直播间的低俗之风愈刮愈猛。纵观其直播间,屡屡出现没来由的歇斯底里、诡异表情,“把卫生巾掏出来”、马桶刷刷牙等低俗言论和行为,也因此多次被平台强制关闭直播。在许多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对于小杨哥“疯狂”并不买账,纷纷表示:“拿低俗当趣味”“不尊重女性”“哗众取宠”“用低俗来博眼球的行为就该禁止”……

然而“30日内销售额超5000万元”的带货数

据让这名主播有恃无恐,甚至这种低俗的风格让小杨哥在直播界声名鹊起,最终成为抖音首个粉丝破亿的网红达人,并引发许多主播间竞相模仿。小杨哥掌控的公司“三只羊”旗下的主播们纷纷开启低俗模式,一马当先的,就是女徒弟“红绿绿的黄”,低俗的带货风格简直辣眼睛。正值双十一期间,这股低俗之风在直播间里不断蔓延,许多主播为了拼流量,凭借着夸张扮丑、打擦边球等出格表现博眼球,从而获取更多的流量数据和销售业绩。

直播间里的低俗之风,究竟是谁之过?其实很难去责怪群众的“审丑”情结,小杨哥有着遥遥领先的流量和销量数据,在算法主导的平台中,大家都难逃被平台推送小杨哥的命运。平台的推波助澜和无限纵容,助长了直播间的这股低俗之风。今年初,全国各地持续推进网络“清朗”行动,坚决依法查处网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针对直播间这类违规低俗行为,各大平台更应绝不姑息,露头就打,对于打造低俗人设、违背公序良俗的主播坚决喊停。

还有几句话送给正在疯狂的小杨哥、小李哥、小张哥……主播作为公众人物,主播们也应该懂得自己已在直播带货中,也是在展示自身形象与风格,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如何正确利用自身影响力、传递积极正向的内容至关重要。随着直播行业进入“监管时代”,如果把低俗、无聊当“标签”,靠刷新底线博眼球,迟早要“翻车”!



《白塔之光》：面对生活的姿态

◆ 孟 新

走出影院的时候,听到几位年轻观众的交谈。离得比较近的是对一对五十岁上下的夫妇和其中一位的母亲。一人先起调,画面上的片子蛮闷的。然后另一位淡然说:人生么,就是那么回事,就是电影里那么回事。直到我等的电梯到,残留在耳际的问题是:“那你说电影讲了个什么事?”

朝鲜族导演张律,在年过花甲时带来的这部《白塔之光》年初入围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4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并摘得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编剧奖和最佳艺术成就奖”。影片的艺术性得到了海内外专业评委的青睐,不过真的面向普通观众,要向“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什么”,一时间,我很难找到时下流行的“用一句话就概述”的答案。

如果必须要适应当代生活的节奏,那么依据导演有《重庆》《图们江》《庆州》这样的前作,说《白塔之光》是一个关于北京的故事并不为过,只是作品的归纳,总觉得欠了这样一部细腻敦实的作品。影片平实温和,没有太多戏剧性场面,但就像金庸小说里爱吃会吃的洪七公被黄蓉的“烧白草”征服。建筑于生活质感上的影片最容易让拥有丰富生活经验的观众觉察出其中的虚假,而能让年轻观众看完影片留下一句“人生么,就是这么一回事”恰是观众对影片最朴素的礼赞——讨论已经陷入与韩剧中“爱”发音一样的在维吾尔语中则是“傻瓜”的意思,语音相同,语义差别在于人——人生,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穷兄富弟,一场邂逅

◆ 南 妮



杰克·尼科尔森和摩根·弗里曼主演的电影《遗愿清单》,日本版翻拍,片名不变,双男主改成双女主。事业非凡的中年CEO和平凡的70岁家庭主妇因患上绝症住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生命处于倒计时时,彼此惺惺相惜。“余生还有什么心愿?”CEO问。吉永小百合饰演的家庭主妇摇摇头。

这样结构的影片一定是富人与穷人的组合。所谓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死亡的威胁抹去了一切阶层的、贫富的差别。富裕的那位替贫穷的那位来实现梦想。紧急的时间、任务,必须舒适和安全的手段,都要大量用钱来买。而在差不多半年不长也不短的时间里,两位病友在死亡阴影面前的联盟让人异常感动。

小沈阳和潘斌龙主演的电影《穷兄富弟》,上演的也是实现“遗愿清单”。小沈阳饰演富二代李致远,小CEO,天生有心脏病重症,犯病越来越厉害。大潘饰演王有财,是一位开出租车的尿毒症患者,一周透析两次。他们意外邂逅,彼此的器官配型意外成功,遂签订了“生死协议”,哪个先死,哪个就把他的器官捐给对方,李致远

愿望比较生猛,因为非日常,而使得她们变得不认识自己了。在高空跳降落伞;去埃及金字塔;在“桃色幸运星Z演唱会”与歌星一同在舞台上唱歌;吃日本最大的芭菲(冰淇淋)……那些自由而激荡的日子令CEO感慨:“认识李枝是一种幸运。”只知道挣钱的她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穷兄富弟》里,王有财的愿望是替爱妻找一个伴侣。李致远的愿望是想“看一看初恋的情人”(他因病一生未娶)。这些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大潘演活了善良朴实,在窘困中仍有乐趣的出租车司机。李致远带他乘豪车,住高级宾馆。小沈阳饰演的李致远也是一个可爱之人。质朴实在,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钱能产生威力吗?致远父亲,富一代老李想努力一下。从有财手里夺过去的那瓶安眠药,穷兄富弟一粒粒两两平分,最后被通通扔掉。那组镜头,喜剧里掺杂悲凉。谁都爱惜生命,因为只有一次的生命太珍贵了。

王有财活下来了,他生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儿子,名叫“小远”,那是对李致远永远的感激与怀念。电影里的死神都更爱穷人。

了《忆念地》第一首“沉思”。这首写于1878年的乐曲,影响并不广,但深刻表达了作曲家试图挣脱宿命的纠缠,尝试在憧憬中忘怀忧患的真心意愿,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对命运的思考——柴可夫斯基一生经历着严重的精神危机和心灵桎梏,他的苦闷和脆弱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将这一心灵体验,嫁接于安娜·卡列妮娜,是对这一人物精神人格的最好注解,毫不牵强。再如,舞剧的尾声部分,先是选用了《“暴风雨”幻想交响曲》;音乐从空灵逐渐过渡到惊心动魄,连续不断的定音鼓仿佛预示着凶兆来临,弦乐的强奏让人感受到层层裹挟的命运黑潮。随之而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表现出最具紧张意味的戏剧性主题,疾速、痉挛、强有力的切分,极不协调的和声……与舞台上模拟机车轰隆隆以排山倒海之势迎面扑来的群舞,女主人公无望的独舞高度对立——情势压迫,积怨喷发,心灵厮杀,本能与道德信仰的对峙,分裂直至崩塌。“一切都是混乱的,一切都在孕育”,正是编导努力要传达给每一位观众的,而我们通过视觉和听觉同时接收到了这一切。

基于此,我们看到:音乐都具有鲜明的情绪符号,是一种有意愿的指向性表达;音乐作品是

想看长戏,是渴望长情

——从剧场“马拉松”谈起 ◆ 朱 光

的茶园。因此,在课植园里上演昆曲《牡丹亭》好似“新鲜”,其实是回归传统。这也是如今,戏剧可以凭统分为大剧场、中剧场、小剧场、沉浸式等各种物理形态也不违和的原因——戏剧,可以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重新塑形。

从前慢,戏也长。一方面是时空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生活习惯造成。中国传统戏曲往往在新春期间,由地主邀请戏班来上演连台本戏,感谢一年来长工的辛苦劳作,也是福泽乡里。这样的戏,每晚上演,会连着演上十天半月。除了《牡丹亭》,还有《狸猫换太子》《七侠五义》《红鬃烈马》《长生殿》等都可以慢慢上演几晚至十几晚。影视不过百年,网络不过半个世纪,百年前的普通百姓甚至不识字也看不懂书。唯有看戏,是大众最普遍的娱乐。因而,当时的戏不仅可以演得很长,也可以不在剧场内。苏州虎丘曲会,就是明清两代因昆曲盛行而由民间自发的昆曲集会,有万人齐唱昆曲之盛况。明代文学家李流芳的《游虎丘小记》中提及:“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

从前慢,戏也长,还由地域文化和民族特性决定。细想一下,最近我们能看到的特别“长”的戏,大都来自俄罗斯。开篇4台演出之中3台来自俄罗斯,还有同样由中方制作人钱程邀约来自波兰的“剧场的巨人”陆帕导演的5小时《酗酒者莫非》、5小时《狂人日记》。对于观众能否看完较长的戏,陆帕说:“好多人害怕时间。而导演是时间的主人,而非时间的奴隶。其次,很多人未必有勇气来看第二遍,所以第一遍会看得很仔细。伟大都在细节里。”凡是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总是会创作出史诗。战争让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多天,市民依然会去图书馆看书、士兵在废墟里找到钢琴依然会举行小型音乐会……《静静的顿河》来自圣彼得堡玛斯特卡雅剧院——正是当年的列宁格勒。俄罗斯拥有丰沛的历史文化艺术底蕴,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版图之广大、环境之严寒。为求生存,人对于环境气候的挑战、天灾人祸的抵御、民族精神的发扬等,都会通过艺术作品呈现出来。相对恶劣的环境,更容易出现对人的精神的刻画与绽放。例如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瑟的戏剧,总是聚焦无尽且无法言说的个体孤独;



艾夫曼的戏剧芭蕾和柴可夫斯基

◆ 方家璇

最早见识到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的演出要追溯到2015年。之后,这一杰出的舞团多次访沪,票房居高不下,可以说演一次,热一次。在“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由编舞大师鲍里斯·艾夫曼亲手打造的舞团再度登陆上海,带来的不仅有代表作《安娜·卡列妮娜》,他的另一部心爱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也首次在中国亮相。从一开始相关消息不算多,到演出后赞誉爆棚,不能不叹服,艾夫曼具有强大的征服观众的魔力,而追求艺术上的极致,是他从不让观众失望的“法宝”。

观众钟情于艾夫曼的每一部舞剧都具有强悍的戏剧性,也把演员的绝佳身型、超强体力、炫目技术视作“硬核”乃至“疯狂”的追求”。更懂行的观众则津津乐道于舞蹈动作编排密度之高,连续“高位”托举之神奇,群舞在剧中运用之绝妙……然而,有一个点我以为还没有被议论到,那就是艾夫曼对音乐极为敏锐的感知力和十分智慧的使用能力。

艾夫曼舞剧的音乐都是选编,而不是原创。这一点曾让我好奇。我们普遍认为“音乐是舞蹈的灵魂”,不太接受一部原创舞剧借用他人的“灵魂”。然而,观念新锐的艾夫曼不认为将其他音乐作品选编为舞剧音乐是“短板”乃至“致命伤”,对于音乐的选择,则有自己严格的准则。

舞剧《安娜·卡列妮娜》所选音乐均出自柴可夫斯基,其中包含17首交响乐。为何做这样的选择,其中又有什么值得遵循的律条?不妨来深入解析一下: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生于长于俄罗斯,血液中含有浓烈的俄罗斯文化基因。十九世纪后期,也就是托尔斯泰文学巨著《安娜·卡列妮娜》所反映的那个年代,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的黄金时期,作品大多反映沙皇专制统治下,俄国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旋律充满强烈的戏剧冲突和炽热的情感色彩。舞剧的开端是《C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章,这是一首描绘俄罗斯寒冷冬夜的小奏鸣曲:旋律温馨而不失活力,浪漫中隐含着哀怨,很自然地将你带入舞剧所要表现的场景——冬夜,貌似温馨的家庭,无处不在的沉闷和冷漠;隐忍的高傲与压抑的激情,莫名的忧心忡忡……乐曲仿佛是舞剧定制,与艾夫曼想要传递给观众的画面感丝丝缝合,极为匹配。

舞剧表现安娜·卡列妮娜与虚伪抗争,选用



那么多观众热衷于剧场长时间“沐浴”于艺术,其实也是对细腻感受、深刻体验、情感碰撞的期待——这正是碎片化时间感受不到的切肤之情。

剧场艺术,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剧场乃至舞台的形状、大小,与观众席之间的距离,就是“特定空间”;剧目的长短不仅关乎情节或情绪本身的容量,也关乎观众的体验,也就是“特定时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台演出“应该”多长。戏剧进入室内剧场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而戏剧已经诞生数千年。400多年前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是个半露天的场地——与中国古戏台差不多,有顶,但是三面无墙。有钱贵族可以直接买坐在台口的坐票;钱少的观众可以买低廉的站票。还有小贩穿梭其间,颇像我们百年前

的剧场“马拉松”,是在当前碎片时代,人们对“慢生活”的呼唤。从前慢,戏也长,如今戏长待情长。

员训练。一次次难度极高的高空走索,手执长棍行走、徒手行走、搀扶行走,直至在高空绳索上负重、翻滚、飞身前行等绝技的展示,使观众一边看,一边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惊呼。

《天山雪》的成功,在于进一步解决了剧情演绎与杂技展示的结合,杂技、舞蹈和人物设定、戏剧情节充分融合。在“丝绸之路”这一幕中,通过一系列先进的数字视觉技术,营造出仙境,一条红绸的上下翻动、神女们的穿梭飞舞,让观众身临其境走进最具千佛洞的壁画里。这是全剧中最具神秘感的一幕,吊环顶技,口径茎长两米多的荷花飞舞,给观众呈现的是一个大唐盛世、群神共舞的美妙景象。对于女演员来说,她们同样完成了更强大的自我挑战。

上海杂技团团长梁弘钧告诉我:“剧中,有12个为该量身打造的新创节目,需要杂技演员们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训练。”尤其是为了体现戏剧与杂技的相辅相成,演员们需要在技巧训练的同时,增强戏剧表演的能力,要学习如何刻画人物。对于杂技演员来说,这无疑是一系列新的考验,是从“技”向“艺”的质的提升。《天山雪》里有好几场戏,展现了新疆文化、新疆风情,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庆丰收”这场戏。这场戏表现的是棉花丰收,新疆的小孩老人和汉族同胞载歌载舞的场景,非常具有新疆特色。

《天山雪》进一步体现了海派杂技剧在追求现代戏剧性和舞台统一度方向上的探索和尝试。此外,富有诗意的朗诵的插入,更增添了杂技剧的文学色彩和思想寓意。

《天山雪》的成功,也体现了多媒体、灯光、音乐、服化的完美融合,达到了综合的舞台效果。以多媒体为例,为了让观众能享受到沉浸式视觉体验,主创团队不断改进设计方案,虚幻引擎软件、动作捕捉技术等前沿多媒体技术的创新使用,让舞台画面有了电影质感。

结尾,80多人的载歌载舞,满台生欢,生动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大家庭紧密团结、相亲相爱的场面。这台杂技剧的成功,本身就是民族团体的产物,在中国杂技史上,也是值得记载的一笔。

一曲『逆风飞翔』的赞歌

——评杂技剧《天山雪》 ◆ 戴 平

日前,我在上音歌剧院观看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杂技剧《天山雪》。走出剧院大门,听到许多观众感叹地说:“原来杂技剧不仅很惊险、很好看,还可以如此动情!”确实如此。《天山雪》是继《成上海》之后海派杂技剧的新收获,是一曲“逆风飞翔”的雄鹰精神的赞歌,是一部体现浓郁民族风情的杰作。

杂技剧《天山雪》是沪疆两地交流合作70年历史的艺术记录。它描写了一段从建国初期解放军屯垦戍边,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青年投身边疆建设,再到中巴公路的修建,一直延续到新时代上海新疆两地杂技艺术合作交流的历史长卷。全剧由13幕21个杂技节目构成,沪疆两地85位杂技演员参与演出,包括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学院杂技团、英吉沙县阿拉丁达瓦孜艺术传承中心和泽普县歌舞团5家演出团体。20多位来自新疆的演员,已经在上海排练了一年了。全剧主要通过杂技语言讲述故事情节,一只意象化的“雄鹰”始终贯穿着全

剧,并在全程高能杂技表演中融入戏剧、舞蹈、幻彩等多种元素,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都很强。

《天山雪》进一步解决了剧与技的关系问题。戏剧要讲故事,塑造人物;杂技则是技,呈现杂技演员的绝技。两者能不能做到巧妙结合,是杂技剧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天山雪》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初,一位上海女知青响应号召赴新疆当教师,恋爱结婚生子,丈夫为修路牺牲,儿子来上海马戏学校学杂技,成长为教练,又培养出一批新疆杂技人才,参加“扛杠”节目表演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小丑”大奖,载誉回到新疆的故事。剧中21个高难度的杂技节目,有12个是为该剧量身打造的新创节目,因此贴合度比较高。比如草帽舞一折,通过一群女演员在田头传递掷草帽的美妙表演,整齐而又多变,平凡而又奇崛,把劳动的艰辛和舞蹈的优美结合得很好。又如高空走索节目,表现修建中巴公路打造一条“友谊路”的艰险,在两座山头之间,安置了一条长长的绳索。总编导李春燕特意改变了绳索的长度、支点、承重等多项技术参数,大大提高了演出的难度和惊险度。新疆“高空王子”阿迪力作为艺术指导,多次来沪指导演